

新民晚报

该如何向不观鸟的人解释“大年”这个名词?它是一种竞赛但没有裁判和奖品,竞赛的时长正如名词所揭示的,为期一年。在一年里,参与者需要靠视觉和听觉辨认出尽可能多的鸟种,通常有地理范围,譬如一国或一省。中国的大年玩家是组队的,每组6人以上,最多20人。他们使用观鸟记录中心小程序上传观鸟记录,根据记录,2025年成绩最好的队看了1229种鸟。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?我国约有1500种鸟,大年作为一种竞赛,意味着观鸟者追逐人力能达到的极限,试图“看尽天下鸟”。

我第一次知道大年的概念,是在刚开始观鸟不久的三年前,看了一部电影《观鸟大年》。美国的观鸟大年是个人的活动。三位主人公竞相看鸟的场景有种“无事忙”的热闹劲儿,我当时有种疑惑,观鸟还能这么玩?把对自然的欣赏变成比赛,似乎偏离了观鸟本来该有的愉悦。

同名原作《观鸟大年》的中文译者何雨珈是我

的朋友,也曾一起在浙江天台山、四川瓦屋山和西藏墨脱观鸟,我们有过多关于鸟、关于自然的共同记忆。她早在翻译过程中就不断告诉朋友们,书比电影好看。雨珈是专业的,这本非虚构讲述的是

“看尽天下鸟”

默音

三个人在1998年的观鸟大年的历程,其间有不少疯狂、滑稽甚至让人叹为观止的细节。如今我观鸟将近三年,和初看电影时一样,对这三位大年玩家仍然只能笑着摇头,但不可否认,文字能勾勒出更加深层次的东西,让读者走近他们的人生。

桑迪·科米托是一名包工头,阿尔·莱万廷是擅长滑雪的退休高管,格雷格·米勒是一名程序员,刚离婚不久,嗜糖、体重过胖,且手头拮据。这三人无论是经历还是性格都没有相似之处,唯一的共同点是,他们决定将1998年作为自己的观鸟大年。

全球最大观鸟平台eBird创立于2002年,在比那更早的1998年,要知道哪里有什么鸟,你可以通过口碑相传,上网寻找蛛丝马迹,或订阅付费鸟讯热线。总之,大年不仅是对个人观鸟能力和执行力的比

拼,也是某种情报战。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决策问题,去哪里看,尤其是能看到最多鸟种的迁徙季该放在什么地方看,每个决定都会影响最终的鸟种数。作者马克·奥布马斯克铺设了精妙的叙事线,让读者

以超然的旁观视角看到三个人经常陆续出现在同一个鸟点,有的运气极佳,有的一无所获。

他们的喜悦和失望并不总是与鸟有关。性格激烈的科米托在半夜被旅馆邻室打电话吵醒,第二天打了许多电话骚扰那人,“报仇比看鸟更爽”。米勒的父亲也是热心的观鸟人,但因为心脏极为衰弱,无法出远门。米勒回故乡邀请父亲一道去看长耳鸮,在风雪中,父亲留在一棵树下,米勒和刚邂逅的陌生鸟友继续搜寻,却一无所获,之后他开始担心父亲并往回撤,发现父亲头顶的树上就有一只长耳鸮,父子俩静静地凝视那只鸟,又望向彼此。莱万廷早年在化学实验室失去了嗅觉,所以能淡定地在奇臭无比的垃圾场观鸟,可他晕船相当厉害,几乎每次出海观

丰富、绝美。前岸、李家垌一带成了观赏红树林的优选地。打卡、摄影、露营是各类人群与湿地相处的方式。帐篷搭起来了,烧烤的烟升腾起来了,寂静的白鹭湾响起了隆隆的汽车声,还有孩子们奔跑时的笑声,穿着亮丽衣服的女子点缀在这片红树林里。景观多样的白鹭湾,适合人们看山、看树、看水、看人。湿地的泥滩上,白鹭群聚,或静立观望,或浅水觅食,或枝头理羽,或高空飞翔,以优美的姿态欢迎游客的到来。散养的黄牛迈着惬意的步伐融入这片山水中,或吃着草食,或张望着陌生的人们。阳光穿过林间,光影闪烁。动物与人,人与红羽杉,还有星罗的湖泊,都成为画卷中的一个个符号。

风起了,杉树开始晃动,杉针轻轻地落在大地上,一天又一天,堆积越来越厚,大地一片金黄。我看到了生命的轮回,绿色的蓬勃、秋黄的灿烂,回归泥土后的诗意。

不喧嚣、不争辩,只静静地站着,红树林,坚韧、静美的生命形态,像是生命的召唤,最美的繁华原来深藏在最深沉的静默里,温暖着我。

天未大亮,我便起身,推门而出。城市的清晨,空气里还带着夜露的凉意,湿漉漉的,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。我寻了小区里一处僻静的角落,在一棵老槐树下站定,双脚分开,与肩同宽,微微屈膝,舌抵上颚,开始站桩。

起初,脑子里还是乱的。昨日的琐事,今日的安排,像一群麻雀在耳边聒噪。我试着不去理会它们,把意念收回来,放在呼吸上。一呼一吸,慢慢地,那些声音便远了,淡了,像退潮的海水,一点一点地撤去。

站桩这功夫,说来也怪。不动的时候,反而觉得周身都在动。先是双脚,稳稳地扎在地上,仿佛生了根,能感觉到大地托着你的那根子劲儿,厚实、沉稳、不言不语的。然后是腿、酸、胀、麻,像有许多蚂蚁在骨头缝里爬。可你忍着,不去管它,过了一阵,那股难受劲儿竟没了,变

成一股温热,顺着大腿往上走。腰胯放松了,脊背便自然挺直。这时候,你才觉得自己的身体真是奇妙,骨架立住了,五脏六腑才能安顿下来。肩一沉,气就顺了;心一静,神就明了。那些平日里感觉不到的东西,这会儿都活了起来——血液的流动,气息的出入,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咚,咚,咚,像一面鼓,敲着最古老的舒适节奏。

风来了,不是大风,是那种细细的、软软的晨风,从树叶间漏下来,拂在脸上,凉丝丝的。我忽然想起《黄帝内经》里的话: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年轻时读不懂,只觉得玄虚。这会儿站在这里,才明白老祖宗说的都是实在话。人这一辈子,忙忙碌碌,追名逐利,心浮气躁,把本来的东西都丢了。就像

一杯清茶,观岁月浮沉;半碗热汤,品半生温情。于我而言,喝茶从来不是一件独赏风雅的事,它是时光里的遇见,是生活中的相伴,更是我和水,在一泡又一泡茶香里,慢慢走过又深深怀念的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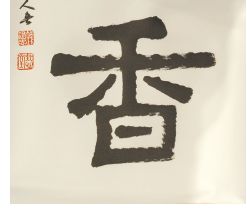
与普洱茶的初遇,是在2006年初春的云南。那是我与妹妹们一同前往她们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。青山连绵,云雾缭绕,我第一次真切知晓普洱茶的由来,懂得它生长所需的气候与水土,也怀着满心好奇,走进云南省茶叶研究院。在那里,我们尝遍生茶、熟茶、野生茶、台地茶,还有历经岁月的老茶。那时的我们,对普洱茶一无所知,分不清优劣,说不上口感,只觉得茶汤入喉,带着远山的清寂,是一场陌生又新鲜的遇见。未曾想,这一生云南之遇,竟在往后的日子里,生了根、发了芽,成了我和水,在生活里最温柔的共同爱好。如今家中还藏着一袋60年代的老普洱,是武汉一位朋友十多年前相赠的。那时候我们舍不得喝,只有知心好友上门,才小心翼翼地取出来,一同分享这份沉淀了时光的香气。从懵懂无知到渐渐痴迷,我和水常常一起去茶叶市场,去寻找“大益”“下关沱茶”“老班章”“中茶”“澜沧古茶”,遇上合心意的,就买上一扎七饼,慢慢收藏。日子久了,爱茶的朋友越来越多,大家围坐一起,煮水、泡茶、说茶、论茶,不谈论茶烦恼,只在茶香里沉醉,飘飘然如入仙境,自在又欢喜。茶缘里,总有些温暖又好笑的往事。记得有一天,张老师夫妇请我们去家里做客,本来坐着喝咖啡,聊着聊着就说了普洱茶。那时张老师夫妇还不太了解普洱茶,水

疯狂加班以继续他的大年,我还是觉得有些过头。更不用说他们四处追逐的“妖怪”,多数是来自亚洲的迷鸟,都是对我说极为常见的朋友们,就更有几分荒谬感。

最喜欢的叙述是以迁徙中的蜂鸟为主视角的描写。毕竟奥布马斯克也是观鸟者,才会写出这样富于浪漫色彩又隐含大自然残酷的一幕。每年有那么多鸟儿踏上征程,能抵达终点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也是在观鸟后才意识到鸟类一年两次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迁徙,我们人类置身其中,大多数时候却懵然不觉。一旦你开始看,开始关注,就会知道,鸟飞翔的诗意背后有太多隐秘与艰辛,通过观鸟,我们在短暂的几秒或几分钟里与它们的生活交错,说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观看欲。但或许对鸟儿的关注能让我们对自然有敬畏之心,并学着不去进一步破坏自然。

鸟是他们暗淡生活中的光,那道光间或不那么重要,但从未消失。我有些羡慕他们,因为早在儿童或少年时代,观鸟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当观鸟时遇到小学生初中生“鸟人”,我和朋友们总是感慨,少走多少弯路!

对这样早早就开始与鸟为伴的人来说,完成一次大年,无论付出多少代价,似乎是必然的。不过,每当看到米勒刷爆信用卡



钱建忠 (书法)

一杯清茶,观岁月浮沉;半碗热汤,品半生温情。于我而言,喝茶从来不是一件独赏风雅的事,它是时光里的遇见,是生活中的相伴,更是我和水,在一泡又一泡茶香里,慢慢走过又深深怀念的岁月。

与普洱茶的初遇,是在2006年初春的云南。那是我与妹妹们一同前往她们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。青山连绵,云雾缭绕,我第一次真切知晓普洱茶的由来,懂得它生长所需的气候与水土,也怀着满心好奇,走进云南省茶叶研究院。在那里,我们尝遍生茶、熟茶、野生茶、台地茶,还有历经岁月的老茶。那时的我们,对普洱茶一无所知,分不清优劣,说不上口感,只觉得茶汤入喉,带着远山的清寂,是一场陌生又新鲜的遇见。未曾想,这一生云南之遇,竟在往后的日子里,生了根、发了芽,成了我和水,在生活里最温柔的共同爱好。如今家中还藏着一袋60年代的老普洱,是武汉一位朋友十多年前相赠的。那时候我们舍不得喝,只有知心好友上门,才小心翼翼地取出来,一同分享这份沉淀了时光的香气。从懵懂无知到渐渐痴迷,我和水常常一起去茶叶市场,去寻找“大益”“下关沱茶”“老班章”“中茶”“澜沧古茶”,遇上合心意的,就买上一扎七饼,慢慢收藏。日子久了,爱茶的朋友越来越多,大家围坐一起,煮水、泡茶、说茶、论茶,不谈论茶烦恼,只在茶香里沉醉,飘飘然如入仙境,自在又欢喜。茶缘里,总有些温暖又好笑的往事。记得有一天,张老师夫妇请我们去家里做客,本来坐着喝咖啡,聊着聊着就说了普洱茶。那时张老师夫妇还不太了解普洱茶,水

疯狂加班以继续他的大年,我还是觉得有些过头。更不用说他们四处追逐的“妖怪”,多数是来自亚洲的迷鸟,都是对我说极为常见的朋友们,就更有几分荒谬感。

最喜欢的叙述是以迁徙中的蜂鸟为主视角的描写。毕竟奥布马斯克也是观鸟者,才会写出这样富于浪漫色彩又隐含大自然残酷的一幕。每年有那么多鸟儿踏上征程,能抵达终点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也是在观鸟后才意识到鸟类一年两次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迁徙,我们人类置身其中,大多数时候却懵然不觉。一旦你开始看,开始关注,就会知道,鸟飞翔的诗意背后有太多隐秘与艰辛,通过观鸟,我们在短暂的几秒或几分钟里与它们的生活交错,说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观看欲。但或许对鸟儿的关注能让我们对自然有敬畏之心,并学着不去进一步破坏自然。

茶思

张小南

眼睛都亮了:“你们家居然有这么好的普洱!”刘老师说:“我们不懂,也不知道怎么弄开,只好用锯子锯了一小半。”那一刻,我们都忍不住笑得合不上嘴,天真又可爱。如今张老师早已是收藏普洱茶的行家了,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去他们家喝茶聊天。张老师说:“好茶是留给懂茶的朋友们喝的!”我们家不少精品普洱茶都是他慷慨相赠的。茶香里的情谊,像老普洱茶的醇厚一直延续至今!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水叔又喜欢上了岩茶。为了找到合口味的,他和好友民权跑遍了城里好多家福建茶商的茶室,一遍遍试喝、对比,直到满意才和老板谈价格。水叔从来都是个把心事写在脸上的人,一进家门笑嘻嘻的,一定是遇上开心事;若是神色淡淡,便是不顺心。每次和民权去品茶,回家时满面春风,不用问,一定是买到了心仪的岩茶。那模样,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

一晃,水叔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。如今再泡茶,常常是在给水叔敬茶的时候,沸水冲开,香气升起,一幕幕往事便跟着浮上来。从云南的初识普洱茶,到一起逛茶市、藏好茶;从朋友间的谈笑风生,到他为一泡好茶满心欢喜;从普洱茶的温润,到岩茶的醇厚,一饼饼茶,一壶壶水,一段段时光,全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
喝茶,喝的是岁月,是陪伴,是欢喜,也是我对水叔,深深的、静静的思念。茶水依旧香,往事依旧暖,我总感觉水叔依旧在陪我喝茶!

“斗指东南,维为立夏,万物至此皆长大。”春天是含苞的期许,夏天是热烈的生长。上海的街巷与公园间,盛夏的序章渲染着花的心事,全城漫染芬芳。家旁的西岸自然艺术公园,便是这花林间一抹明艳的色彩。漫步入园,蜿蜒的木质栈道穿梭林间,抬眼是层层叠叠的新绿,低头是盛放姿态的花境。绣球初孕花苞,成片花带沿着园路蜿蜒,像是大地打翻了调色盘,把初夏所有可以形容的色彩,都揉进了这片城市绿洲。在公园深处,你还会寻觅到江南园林。白墙黛瓦,亭台临水,小桥静卧。风也换了模样,带着暖热的气息,掠过水面,漾开细碎涟漪。早蝉藏于浓荫深处,不喧嚣,轻声叩开夏日的门扉,把时节流转的意味,尽数揉进风里。

民间一直流传着立夏的小故事。古时乡间,每逢立夏,家家户户都要煮蛋、斗蛋。传说古时瘟神常在夏日来临之时侵扰孩童,孩童体弱,易生病。女媧娘娘于心不忍,便告知百姓,立夏之日煮鸡蛋,用彩绳系于孩童脖颈,便可驱邪避灾,守护平安。久而久之,便有了立夏斗蛋的习俗。孩童以彩蛋嬉戏,两两相碰,蛋壳不破者为胜。一枚小小的鸡蛋藏着古老的祈愿,藏着人间朴素的温柔,岁岁年年,延续至今。立夏有俗,尝新食,饮清欢。此时桑葚紫红,青梅微酸,豌豆清甜,皆是时节馈赠的鲜嫩。少女褪去厚重衣衫,换上轻薄夏衫,日子从温润绵长慢慢走向惬意酣畅。天地万物,都在蓬勃向上。

所有春日埋下的美好,都在初夏慢慢舒展。时至立夏,风暖昼长,万物向阳。只希望我们迎着初夏晨光,心怀热忱,一路生花,在热烈明朗的岁月里,安然自在,不负时光。

方便兴致勃勃,细细讲起喝普洱茶的好处与门道。他刚说完,刘老师从里屋拿出一饼茶,笑着问:“是不是这样的?”我和水叔一看,眼睛都亮了:“你们家居然有这么好的普洱!”刘老师说:“我们不懂,也不知道怎么弄开,只好用锯子锯了一小半。”那一刻,我们都忍不住笑得合不上嘴,天真又可爱。如今张老师早已是收藏普洱茶的行家了,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去他们家喝茶聊天。张老师说:“好茶是留给懂茶的朋友们喝的!”我们家不少精品普洱茶都是他慷慨相赠的。茶香里的情谊,像老普洱茶的醇厚一直延续至今!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水叔又喜欢上了岩茶。为了找到合口味的,他和好友民权跑遍了城里好多家福建茶商的茶室,一遍遍试喝、对比,直到满意才和老板谈价格。水叔从来都是个把心事写在脸上的人,一进家门笑嘻嘻的,一定是遇上开心事;若是神色淡淡,便是不顺心。每次和民权去品茶,回家时满面春风,不用问,一定是买到了心仪的岩茶。那模样,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

一晃,水叔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。如今再泡茶,常常是在给水叔敬茶的时候,沸水冲开,香气升起,一幕幕往事便跟着浮上来。从云南的初识普洱茶,到一起逛茶市、藏好茶;从朋友间的谈笑风生,到他为一泡好茶满心欢喜;从普洱茶的温润,到岩茶的醇厚,一饼饼茶,一壶壶水,一段段时光,全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
喝茶,喝的是岁月,是陪伴,是欢喜,也是我对水叔,深深的、静静的思念。茶水依旧香,往事依旧暖,我总感觉水叔依旧在陪我喝茶!

立夏,热烈地生长

王丽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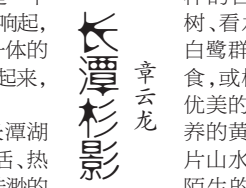
清晨,薄雾袅袅,似轻烟升起在湖面上,长潭湖边的红树林红了。秋冬时节,环长潭湖边的红羽杉一片连着一片,像是秋冬盛开的花朵绽放在湖面上,山坡里,红得炫目。乳白色的雾气,似飘飘的仙气在弥漫,飘逸、安谧。如果不是穿着各色衣服的人闯进这一片区域,你会怀疑这是一个无人的仙境。当人的喧哗声响起,这一片红色似打破了浑然一体的自然奇观,大地仿佛流动了起来,仙境开始有了人间的况味。

每年的这个时节,去长潭湖看红树林,是诸多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然的人的不二选择。浩渺的长潭湖,碧波荡漾,秋冬的气温渐变,微凉的温度、源自地底的温热与湖水的交融,一夜积蓄,化为晨曦时的白雾。大自然这个造物主把这片湖区装点得美轮美奂,纯净,清亮。

一次次从长潭湖边走过,春日的盎然生机,夏日的汪洋恣肆,绿,深碧的绿,与宽广的水是相依的。当时令进入秋冬,湖水下降,片片杉树露出了骨骼,笔直地伸展着身姿。若有雾的日子,远看,红羽杉像是一排排站立的士兵,挺拔;三角形的树冠如剪刀剪过,齐整整地褪去了盈盈的绿,开始泛黄变红。小雪、大雪后,一身带有赭色的黄与浅红、深红的红羽杉在风中招展。

许多年前,这片红就吸引着我。凌晨四点半,我即驱车前往拍摄。趁着晨雾笼罩的时候,清风徐来,微波荡漾,杉树的躯干透出不一样的光影,红色的倒影与清晨的蓝调似一幅写意的山水画。薄雾下,一位带着渔网与鹭鸟的渔夫出现在镜头里,与黛色的远山、如镜的水面交融后,化成一张精美的捕鱼图。空间浩大,渔夫的捕鱼图时大时小,有时霸屏了画面,有时成了一个黑点或者一条高低起伏的线。因了劳动的身影,这片山水瞬间变得生动。

当无人机开始进入摄影人的生活,这片辽阔的红树林水天相接的画面以大画幅的像进入人们的视野,空中俯瞰的视觉超越了平视的视觉,浅绿、草绿、鹅黄、杏黄、金叶黄、梨黄、微红、粉红、胭脂红、合欢红、海棠红……色彩的多样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这色系中,红色当然还是主色调,科技赋予美景辽阔、



章云龙

丰富、绝美。前岸、李家垌一带成了观赏红树林的优选地。打卡、摄影、露营是各类人群与湿地相处的方式。帐篷搭起来了,烧烤的烟升腾起来了,寂静的白鹭湾响起了隆隆的汽车声,还有孩子们奔跑时的笑声,穿着亮丽衣服的女子点缀在这片红树林里。景观多样的白鹭湾,适合人们看山、看树、看水、看人。湿地的泥滩上,白鹭群聚,或静立观望,或浅水觅食,或枝头理羽,或高空飞翔,以优美的姿态欢迎游客的到来。散养的黄牛迈着惬意的步伐融入这片山水中,或吃着草食,或张望着陌生的人们。阳光穿过林间,光影闪烁。动物与人,人与红羽杉,还有星罗的湖泊,都成为画卷中的一个个符号。

天未大亮,我便起身,推门而出。城市的清晨,空气里还带着夜露的凉意,湿漉漉的,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。我寻了小区里一处僻静的角落,在一棵老槐树下站定,双脚分开,与肩同宽,微微屈膝,舌抵上颚,开始站桩。

起初,脑子里还是乱的。昨日的琐事,今日的安排,像一群麻雀在耳边聒噪。我试着不去理会它们,把意念收回来,放在呼吸上。一呼一吸,慢慢地,那些声音便远了,淡了,像退潮的海水,一点一点地撤去。

成一股温热,顺着大腿往上走。腰胯放松了,脊背便自然挺直。这时候,你才觉得自己的身体真是奇妙,骨架立住了,五脏六腑才能安顿下来。肩一沉,气就顺了;心一静,神就明了。那些平日里感觉不到的东西,这会儿都活了起来——血液的流动,气息的出入,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咚,咚,咚,像一面鼓,敲着最古老的舒适节奏。

风来了,不是大风,是那种细细的、软软的晨风,从树叶间漏下来,拂在脸上,凉丝丝的。我忽然想起《黄帝内经》里的话: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年轻时读不懂,只觉得玄虚。这会儿站在这里,才明白老祖宗说的都是实在话。人这一辈子,忙忙碌碌,追名逐利,心浮气躁,把本来的东西都丢了。就像

一池浑水,你不停地搅,它就永远是浑的;你不搅了,它自己就清了。

站到后来,身体轻了,像一片叶子,又像一朵云,似有若无的。电流般的禅悦在身体中阵阵涌动,手臂在弯弯的撑抱中,舒适得放不下。睁开眼睛,天已大亮,太阳从东边楼房的缝隙里露出半张脸,金灿灿的,把树梢都染黄了。早起的鸟儿开始叫了,断断续续地,像是在试嗓子。远处有人跑步,脚步踏在石板路上,啪啪地响。小区里渐渐热闹起来,打太极的、遛狗的、提着鸟笼遛弯儿的,各自做着各自的功课。

我收了势,慢慢活动一下手脚。心里忽然觉得亮堂了许多。原来这站桩,站的不是桩,是心。把心站定了,外面再大的风浪,也摇不动

你。古人说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,大约就是这个境界罢。能在这清晨的片刻里,求得一时的安宁,已经是福气了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南怀瑾先生说过的一句话:“能控制早晨的人,方能控制人生。”这话说得在理。多年来,站桩已然是我每天清晨“醒来”的仪式。一日之计在于晨,晨光里站一站,这一天便有了定力,有了根基。就像种地,先把地锄好了,再下种子,才能长得结实。

写到这里,晨光已经透过窗子,铺了一桌。我搁下笔,去泡一杯茶。今日的功课做完了,剩下的,便是好好过这一天。

十日谈

清晨你如何起床

责编:郭影

早起交到了喜欢早起的朋友,这也是早起的福利哟。请看明日专栏。